文學小叢刊

# 王統照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學小叢刊第二集

# 遊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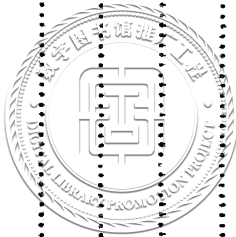
王統照





# 目錄





# 序

文化生活出版社將印行「文叢」小叢刊」要我也集一本小冊子新寫既來不及，而檢點存稿殊鮮有與此叢刊適合的材料，與編輯先生再三商定，遂以此七篇「充數。」我遊歐的散記尙有多篇，這裏的兩則取其簡短，且係記學校教育與邂逅一位中學學生遠遊的故事，比較上對少年讀者可略有觀感之益。「山湖」乃幾年前的舊譯，作者描寫阿美尼亞的地方風景與他們的集體生活，寫得新穎有力；無論在實質及文字的技巧上都是值得一讀的優美散文。因爲也屬紀遊之作，故一並收入。至於「姑蘇遊痕」一兩篇，祇是個人抒情的地方印象記而已（也）以限於此叢刊

每册的字數，過長的文字不宜加入。）此七篇都是遊覽的記載文，合爲一集，閱時利便。至以文字的興味說，在自作的幾篇中，我覺得「旅途」的感動性較多。

因爲祇是遊記的片斷，並無時間地方的限定，如水上飄萍散點東西，故以「遊痕」二字定名。

我很感謝「山湖」的原作者，在這個集子中他已成了我的不識面的的遊侶。

一九二八年聖誕節前夕記。

# 旅途

除掉幾位一同由上海來的熟人之外，所有的旅客都是一樣陌生的面孔。經過兩天甲板上與吸烟室中的交談後，各個人的職業與遠行的目的地多半都能明白。自從意大利的郵船開闢了到上海的航路以來，許多中國的旅客們向歐洲去搭較為迅速的意船比較多些。這一次在同等艙中中國人便有三分之二：公費私費的學生，各省專派去調查實業教育的職員、商人，很熱鬧，每到晚上言笑不斷，又是旅途上初遇，到遠遠的地方去，自然有點親密。

正是船抵香港的頭一天，晚飯後三三兩兩在閒談着些不着邊際的話。有幾位



是往南洋去的，一定在新加坡下船很高興說：「路程已經一半了，可是你們還早得很。」是的，即到新加坡還不過海程的三分之一，心裏惦記着印度洋的風濤，又同念着國內的家庭，戚友，與各種事件，任是誰難免有茫然之感！

雖然船上的飲食頗爲講究，一想早哩，常是那樣的西餐便不禁有點悵然，但我在這兩天裏反感到心緒漸漸寧貼。因爲這次的遠行曾經挫折，雖是從年前就計劃着，中間因爲旅費與其他問題已決定不能成行，故至啓行前的十幾日，有機會可以去了，便重新辦理一切護照，行裝，以及說不清的個人的事務。直到上船的那個晚上爲止，身體與精神沒曾得過一小時的安閒。雖是陌生的面孔，雖是遠旅的初試，但一想這是暫時擺脫一切，去看看另一樣的社會，反而覺得十分暢快。除了喫飯，洗浴之外甚麼事情都不忙迫，比起未上船時的情形，勞，逸，躁，靜，相差到無從比較。又幸而風浪不大，躺在椅子上對着白雲，滄波，甚麼事都不多想。

凡是旅客們大概都耐不住長時間的沈默，總歡喜彼此閒談，燈光下各人找着

談話的對手，海闊天空地談着種種事。當我從吸烟室穿過時，看見一個學生服裝的瘦弱青年獨自據了一張方桌孤寂地坐着，不但沒人同他說話，那張桌子的三面完全空着，並無一個人坐的與他靠近。在滿屋高談聲中這顯見得他是過度的寂寞，我坐在他的對面，很自然地招呼之後，我們便開始作第一次的談話。

「那裏去？——南洋麼？」我猜着問他。

「是，南洋新加坡，先生往歐洲去？」

他的話不難懂，然而並不是說的官話，從語調中我想他是江蘇的中部人。

「你是那省人？……看年紀很青，到新加坡有甚麼事？……」

他的微黑的臉上現出淡淡的苦笑來，「先生，不錯，我纔十八歲，家住在江蘇的江陰。」

「啊，江陰，那不是與清江對岸的地方麼？」

「那是小縣份。我去新加坡找我母舅，——他在那邊的華僑中學裏教書。」

他的言談從容，態度沈靜，雖然不免有一層陰鬱的暗雲罩在臉上，然而無論如何，能看得出他是一個受過好教育而無一點浮誇氣的青年。

「那末，你去，……」

「去，是他——我母舅寫信叫我去的！因爲我去年夏天在縣裏的初中畢業，再升學，不能，閑着又怎麽了。家道呢，原是種田的人家，不過自從我父親前些年死去之後，便把田地租與他家，——自己種了，喫飯還能以維持，可是我母舅來信說：年輕；在鄉間儘閑着也不是事，叫我去到他那裏想法學點英文，好幹小事情。」

「家裏還有多少人口？」我對這麽誠懇的青年便不客氣地詳細問起來。

「一個姊姊出了嫁，現在除了我就是我的祖母與我的母親了！」他呆望着門外夜濤的眼睛中浮動着一片泪暈。

「祖母，母親，連你纔三個人，眞是太清寂的生活呀！……」我對答着他，卽時也記起了自己在童年時代家庭中的情形。

「唉！她年紀快七十歲了，……我祖母，自從先父死去，她越顯得老了，不到一年頭髮便全變成白色。……我母親也有病，幸而她纔四十幾歲。先生，我這次出來，……」

他要說下去，或者覺得是有點兀突吧，便把話停下來，一隻手撫摸着桌上的咖啡色的薄絨桌衣。

「我曉得，我也是自幼小時便沒了父親的人！不容易想來你這次出門還是第一次」

「頭一次離開我的家鄉，先生，……不是有我母舅在那裏我母親是不會放心我去的我走時費了不少的事，湊到二百元錢，……」

「幸是你家中還來得及。……」我雖然還麼說着，可是正在想像中繪出一幅這青年遊子臨行時與那兩位孤苦的女人在門前泣別的圖畫。

「唉！現在甚麼都不容易換出錢來，米價又那末便宜，……可是二百元到上船時便只餘下不到六元了！……」

「江陰到上海路不遠，做甚麼化費去？」我疑惑地問他。

他見我頗爲關切，便把在上海時託人辦護照化去一百數十元的事詳細地對我說了。原來他是頭一次到上海，又沒有一個可靠的熟人，護照怎麼辦法，他毫無所知。不知如何轉託人說是得往南京去辦，於是那代辦人的種種費用都有了：路費，衙門中的化銷，喫飯、汽車，……及至護照來到，這青年的學生卻把由家鄉帶去的錢用了多半。這無疑是上海灘的流氓的生意經之一。本來護照由上海市政府可辦，何須一定往南京去；更那裏有如此高價的護照費。我聽完後不禁再追問一句：

「那時你到寰球學生會去託他們辦也不至如此喫虧。」

「我不知道這個會，因爲我對於那麼大的上海是毫無所知呀……」

他緊接着把眉頭皺起，聲音也低了好多，「以外便是旅館費，買船票，做一身白色粗嗶嘰的學生服，……好歹能夠到新加坡吧。上船後，……現在還剩下五元與幾隻角子。」

「過了香港再有兩天便到了，船上不用花錢，你儘管放心！」我只得這麼安慰他了。

「但是，……明天一早到香港，我聽沈先生說，可以發電報去，到南洋時有人接。我也記起來了，從上海走時並沒給我母舅一封信，——其實寫信也來不及，他不知道我那天準到，坐甚麼船。先生，在上海我已經是甚麼不懂，外國人的地方——新加坡，如果我母舅不去接我，英國字我只認得幾個，廣東話講不來，而且我母舅教書的學校是在新加坡市外的芙蓉，聽說還得坐兩點鐘的火車。……這不是困難的事！我下了船一個人不認得，一句話弄不清，又沒有錢，……所以我母舅不去接我，我眞是一點點法子都想不出來！……地址我這裏有，據沈先生說，打一個電報去得合四元多的大洋，下船時又得給外國茶房幾元，我愁得很，那裏想到以爲上船後使用不着甚麼錢了。」

「是不是要往巴達維亞去的沈先生？」

「是呀，我與他住在一個房艙裏。」

沈先生是一位四十多歲的教育家，他曾在江蘇與別省的中學有十幾年以上的教學經驗。這次也是由新加坡上岸轉往荷屬南洋的華僑學校任職。他的沈靜的態度與懇切的言談，一見便知道他是個良好的教師。我無意中在頭一天同他談過一小時，所以這位青年學生提到他我便知道了。

「出門的人錢是一時也不能缺少的，何況你這次的出門太不容易！……好吧，我上船時還有幾塊現洋，本來預備在香港或有用處，這一會我下去取來送你，可以夠打電報的費用。都是爲客的人，能夠相助的，你也不必客氣了。」

「先生！」他的眼睛裏泛出感動的光彩來，「謝謝你！我甚麽不說了，……請你給我一個地址。」

他從衣袋中掏出筆記本來要我寫。

「不，我到歐洲去還沒有一定的住址哩。」

他又要我把家中的地址給他，我寫好，他把筆記本愼重地裝入袋中，接着問我往歐洲去的目的，同行的人數等等話，無論如何，他現在覺着快慰得多了。

囘到艙裏取了一張五元的鈔票，——這是我上船時除掉把錢換成匯票外的零餘。——重到吸烟室中送與他，他誠懇地接了，只說：「日後總得兌還先生」！

這時已經快十一點了，室中人漸漸散去，這位學生也囘到他自己住的房間中與沈先生商量明天打電報的事。

與這位初次嘗試到流浪於旅途上的青年談過了「一夕話」之後，我在甲板上靠着船舷，靜謐中引起我的囘憶與想像。

誰沒有一片眞純的愛子的心！何況是從幼年時失去了父親，爲了期望這孤苦的孩子長大，飲食，提抱，當然費過那不幸的母親苦痛的心血。及至十幾歲以後，便不能不想到這青年人的將來，無論怎麼說，在社會制度還沒達到兒童公育與廢除家庭的階段，卽使是一個愚笨不過的婦人也眼巴巴地望着她的孤兒能夠成立。不必

希望他是甚麼了不起的人物，「不要下流了，好好地做人」她纔覺得對得住自己的苦心。尤其是中國的家族制下被壓迫的舊婦女，假使不幸死了丈夫只餘下孤苦的孩子，這「寡婦孤兒」的苦況不是經歷過的人怕不容易想像。也因此，受着這樣磨難的母親對於孩子比一般處境安樂的婦女便大不相同。……

這繆姓學生的家庭狀況，雖然他對我只是淡淡的述說幾句，恰如讀到眞情流露的詩歌，我是能玩味其中的苦趣的。她，——他的母親，能以籌備旅費打發這十八歲的孩子單個兒向南洋跑，情願在鄉間陪伴着那年高的老婆婆過苦難的日子！想想她給他裝辦行李時間的滋味；想想她在初黃的柳枝下送孩子第一次遠行時的淚眼！她心裏想着些甚麼事？期望這孩子的將來，——那一點眞純的愛子心腸如何發遣？……現在呢，她大概在牀上做着一個憧往的夢境吧？大概暗暗祝禱着她的孩子身子很健適，意興很活潑地到了自己的兄弟的住處吧？

我替人設想着，同時記起我在幼年頭一次出遠門時那一個下午的光景。

已經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但我沒曾忘過，而且每一次想起來如同展開一幅色彩鮮明的繪畫。自然，前若干日便有了出門的計畫了，可是直到一下午，我母親並沒與我說過幾句關於出門的告語。那正是在十月初旬的晴明的秋日裏，大院子中的日影從東邊落下來，漸漸地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磚地上映着太陽的斜輝。一隻花貓在門檻旁邊，懶散地抬起前爪蘸着唾液洗自己的面孔。階前的向日葵，──那碗大的黃花正迎風微動。我的祖母──她是子女都已過世的老婦人了，現在只看着我與三個姊妹在我的母親的面前。──吸着長烟管正在與我母親談話。我在廊簷底下走了幾個來回，覺得像有些心事，知道今夜須早早動身，好趕距離七十里路的火車。關於應帶的行李自己不知道收拾，母親與一個老僕婦，還有一個女孩子，幾昨天便給我預備好了。有人送我到那個大城中去，走路也用不到自己費心。但我缺少甚麼呢？想不出來，只是希望着到外邊去的志願已經達到，然而在這臨行的頭一天，幼稚的心靈中彷彿忽然填上了不少的沉重東西！

擡擡一會，瞟到屋子裏，在光漆的方桌一側站住，沈靜地不說甚麼。她們看看我，把談話中止了。旱烟的烟圈浮在空中，迸散了一個再現出一個。還是坐在椅上的我親慢慢地說了：

「你的行李都已交與貴林了，他從前走過很多的路，錯不了。到省城去，有甚麼事不懂的問你大哥。……」

原來我的堂兄那時正在省城的法政專門學校讀書，還有幾位同族的兄弟也在各學校中。

她停了一會，看看我，又說：

「你走了，你妹妹們還請先生教着她們上學，她們，……小哩！……」

以後她不再說甚麼了，類如自己當心呀，天氣不好穿脫衣服與飲食的注意呀，我母親在我頭一次遠去的時候，反而一個字不提，就止是那幾句說的慢慢的話。

就止是那幾句說的慢慢的話！——對一個孤苦孩子頭一次離開了自己說的

話！……然而我那斑白頭髮的祖母已經把臉向着有花木格子的牆角了。……[illegible]不能多說了，我低頭答應了一句：

「放心，……我知道了！」

回憶起我比這個學生還小四五歲時自己頭一次出門的況味，……他更是[illegible]單，從家鄉中跑上往外國去的路，比起自己來又如何呢？

天空中星光閃閃，遠送着這隻輪船向天涯走去。深夜的暗濤載了許多人的[illegible]望與悒鬱，隨時默化於他們的心底，正在浮動於他們[illegible]！[illegible]

第二天的下午，我在船面上的起重機邊又碰到了那個[illegible]姓的學生，他[illegible]

「次晚先生上岸時把電報打了，[illegible]我的[illegible]，[illegible]用，到五[illegible]洋。

十一

「這你可以放心了！」我也微笑着。

又過了兩天船抵新加坡時我遇到他站在頭等艙的客[illegible]

次入頭說，我被同行友人催促着便先上了岸。

以後在這隻船上便沒有了這個青年與那位中年教師的影子。

又過了七八個月，我在倫敦接着一張附於家函裏的信箋，上面寫着：

××先生大鑒：逕啓者，前由舍親徐某在旅次向閣下借銀洋五元，今特交郵匯奉，至希查收爲荷，並致謝意！專此卽頌大安。

徐某頓。

這信箋證明那個學生是安然地在他母舅那裏了，我很高興，希望再有一次能夠遇到他！

# 華僑教育之一斑

走馬看花式的觀覽，原是甚麼也認識不清的。從另一方面說，因爲遠客路過，受時間的限制，對於特殊情形注意力的集中，也許比本地人來得強。可惜這隻康脫柔佛號的郵船因爲趕着二十三天一定的旅程到達威尼斯，故經過各埠大都只有半日的停泊。除卻上岸與須及時趕回之外，沒有多少工夫。但機會在人間是多的，我經過的香港與新加坡兩處總共不過在岸上十多小時，卻對於華人教育稍知一二。

香港與新加坡（Singapore）同爲英人經營東方之根據地，但辦法似微有不同。因爲香港究竟是從中國人手裏強要過去的，在那裏對岸九龍有鐵路可達廣州，

有輪船能通到廣東福建及各處。凡是中國人，提到香港，誰也會想到牠是廣東的一個重要出口；但又一想現在屬英國了，便不得轉語！英國人在這裏似乎故示寬大，例如中國人上岸用不到護照，中國的達官貴人可以時時來此作被保護者。而對於廣東的資本家更盡懷柔操縱之能事。他們在這地方盡心盡意對付中國人，好永久握住英國貨物進中國的樞紐，又可藉此與別國競爭。至於新加坡可是另一種情形。雖說全埠六十萬人口中華人竟佔有五十萬，然而除此外還有散處在各小島的馬來人，黑人，印度人，種族既很複雜，而文化的程度更不齊一。英人雖握有統治的全權，處理起來並非易易。據說新加坡是種族最複雜的地方，紅，黃，棕，白，黑各種人皆有，言語歧異，風俗各別。英人要加意管理這些被管理者，煞費苦心。何況新埠是南洋要地，東去香港，西往哥崙布，交通利便；而港口彎入，島嶼環迴，又是英海軍的重要根據地。英人近年也感到日美海軍的威力，會開海軍會議於此，足見除商業的競爭外，在此地，他們的處心積慮是另有所在。

單就華人的教育說，香港有久已著名的香港大學，譽之者以爲足與英國本國的各大學媲美。實在他們每年化去二十餘萬鎊，一共不過教授百數左右的學生，他們有甚麼目的？也許在英國文字的勢力下養成幾個科學者能夠爲中國社會服務。但我想這怕是少數吧？

並非是我個人的臆測，有證明。聽說香港私立小學有三百多間，（這是廣東人的叫法，由此「間」字便可明白所謂小學就是私塾。）英人辦的亦有十餘間。私立而接受英政府補助費者有一百餘間。如此說來，香港一埠的華人學校不能算少。然而據我所見，所謂小學者多半在二三層樓之上，租屋數間，在空中掛一商店式之招牌，便稱得起是一個小學。而英人所辦及有津貼者，則以英漢文並讀，私立的則專教漢文。頭二種，就等於日本人在大連，旅順所設立的公學堂，而後一種完全是舊式私塾。他們何嘗不以提倡教育自詡，同時還可以搏得寬大爲懷的美名。例如在船上我與一位曾居高麗二十一年的老牧師，（他是德國人，年五十歲。離開德國二十一年，

這次還是頭一次回去。所以他知道德國的情形遠不如他知道高麗情形的熟悉。

談起高麗的現狀，他很誠篤地說：日本人近多少年在這殖民地中盡過心力，如教導高麗人識字，改良種田的方法，修治道路，與一切設施。難道這麼辦還有不是麼？及至問他是不是他們的學校一例用日文日語教授？牧師捺着長鬍子微笑了：「是的，這是個問題，與別國殖民地的學校一樣，——一個樣！……」一個樣各國殖民地的教育方法。

他們對華人的教育方法是印就一例的模型，到處照辦。英人又何嘗比他國人優。香港的初等教育，試想可知。

至於香港英政府獎勵私立學塾的辦法，是每年分季派教育司署的官吏往各學校考試，擇其成績好的送入官立學校肄業，可以免費而高中卒業時，亦選擇成績佳者送入香港大學學習。

新加坡的英國管教育的最高官吏，還是沿用前清的名稱，為「提學司。」還正

如香港的司法高級官稱爲「臬司」是一樣。屬「提學司」下的有「視學官」再下級的是「視學員」每年也是分季赴各校視察。他們視察的主要目的在防備學校內是否有民族思想的傳佈。關於這類的書籍，卽使在街上有賣的，也不准學校收藏。更不許以此教授學生。自從前歲所謂金文泰總督（他是以前的香港總督，香港報上有時稱之爲金中丞的。）到任以後，據說直截了當限國民黨新加坡的支部於二十四小時以內解散，沒有客氣，一逾時限他可另有辦法。有此一來，各華僑學校對於民族思想的書籍檢查更嚴，有些學校將這類的書付之一炬，有的便收藏起來，不敢再在圖書室中陳列。

一個有力的證明，試問滬上較大的書局在南洋賣的小學教科書，不是另有一種名叫做南洋國語教科書的？因爲普通小學用的，到那裏有許多文字不准教授。有些書局只好另編一種，以適應環境的需要。

新加坡的華僑教授辦法與內地不同，我們曾在忽忽中參觀過一個養正學校

（在新加坡大門樓，）與其校長相談。據云：「中學，與小學及成人教育三部，中學有一部是專仿英國中學的辦法，以英語教授。至小學部由一年級起即有英語，每週四小時，除此外直至第六年級皆有每週六小時之英語。以所處地需要應用，故有此特殊情形。同年級之國語亦有每週十小時九小時之多。合計即在小學部每週功課佔時間有三十九小時。至成人部則採單級教授法，每天約上二三小時，以備有職業及年長失學者，與不能入完全小學之較大兒童的學習。又有為不解國語之華僑所設之特別班，即用羅馬字拼音法英語教中國文字，說是較易於見效。」

這所學校在新加坡有很悠久的歷史，創始於清光緒三十一年，由廣幫僑商設立。初名為廣肇惠星洲養正學校。至民國八年，歷經改革，學生由三班增至十六班，人數由百人增至五百餘人，教室由三所增至十六所，不可謂沒有進步。在外國人的勢力下能夠維持辦法，比起內地人士創辦學校自然較難，可是華僑的資力雄厚，故又比內地的私立學校容易發展。

學校的設備大致也算完全。如校園，學生商店，儀器標本室，圖書室，運動場等，皆還相當。工藝室，音樂室，遊戲室，美術室等亦各別分設。教者學者兩俱利便。雖然是房舍較爲陳舊，黑暗，然以每月二千餘叻洋（叻洋卽新加坡洋，一元約合國幣三元）辦此，亦值得相當稱許。

因爲這些學校的努力，現在居然有些華僑子弟能說國語，這實在是大可欣慰的事。廣東福建兩省言語的特殊，與內地人談話格格不通，故華僑卽能說英語，馬來語，除卻在僑居地有何大用，故在南洋一帶國語的普及，實比任何事爲重要。

總之，不能說華僑不熱心於教育，惟既受異族的種種壓迫，而大家又容易自分派別，不易統一，便有許多問題發生。然以近年來世界經濟之深度的恐慌，影響到南洋華僑各種營業的失敗，再加上殖民地主人翁之榨取（例如在新埠的橡皮業之衰落卽其一端。）則華僑資本家的前途怕不易再有歐戰前及歐戰後數年的幸運了。因此，教育及其他公衆事業也都受此影響？

雖然迥非前若干年可比，而每一隻船從上海，香港開往南洋去，中國的謀生者還是一批一批地向那些炎熱的地方走。英人，荷人，對於入口的華人有種種限制，而去者卻並不見得減少許多。

到處都是一樣，在香港，在新加坡，有蹲在街口擦皮鞋賣報的童子，有守着小香烟攤售烟的女孩子，所謂「普及教育」「教育平等」這兩句話，說來究竟有些滑稽。

赴歐時因有幾位調查歐洲教育的旅伴同行，因此我也乘此良機，順便看過幾個學校與社會教育的一斑。本想詳細記下，但以他務較忙，遂爾擱置。這只是旅中所記的一則，曾載在「中學生」雜誌上，日久簡直找不到了，故附印於此。

# 廚子的學校

你們以爲這個題目太新奇嗎？是的，我也覺得如此。我們知道在中國的女子學校中有烹飪一門功課，無非是照例的公事。做飯還要值得費精神去學嗎？不必說男子是有諸多事情要幹的，卽是女子也認爲這等學爲「賢妻良母」的課程多無聊！況且人而學到做飯洗菜下廚房，彷彿已經是人生最沒出息的事了。雖然古有易牙以調味知名，那不過是齊侯的弄臣，至今只有司務師傅們去祭拜他奉爲祖師，在所謂士大夫們的口中借他的大名掉掉文而已。

然而倫敦卻居然有廚子學校，而且布置得十分堂皇。他的校長還特爲招待參

人嘗試學生們的割肉調味的手段，不但不視爲賤役，並且要學法文學物理化學等等課程，好造成現代的西方式的易牙。

題目是我起的，其實他們這所學校總名爲威司敏司德專門技術學院，內分藝術科，土木工學與構造工學科，瓦斯工學科，建築科（包含測量估價等）另一部分便是旅館飯店的專科學校了。各部分暫時不能一一詳說，僅選這最別致而且罕見的一部，把他們的學科，實習的種種情形寫在下面。

據其校長郎博士（Dr. Long）講，在倫敦這樣的學校還不多。爲甚麼他們要爲設此班次？並不是專爲吃好菜，更不是爲的好玩，他們的校章開始有這樣的話現在的疑問，一年比一年難於答復的是：「我們怎樣給我們的孩子們想法子。」競爭變爲過度的尖銳化，在許多職業中可以達到成功者是要有手藝的最高級，並且得經過科學的訓練。所以明達的父母們在爲他們的孩子們決定一種事業以前，須加意想想在職業的一切道路上有可能性的。

爲的易於謀到職業，又爲使烹飪科學化，他們創辦了這個學校。自然在這裏沒有甚麼人生觀，甚麼主義，理想，甚麼爭鬬的理論。這所學院，其目的原爲使各個學生俱受過某種專科的教育，出外容易謀生。學烹飪的技術也是爲解決生計。

他們的教務長，——一個鬈腮鬍，紅臉孔，大肚子的先生，——領着我們到課堂中去細看。這眞是有趣味的功課，鮮嫩的番茄，豆莢，黃瓜，與諸種菜蔬如何切，如何配，如何調味；生魚一條條地在木板上，挑刺，去鱗；怎樣做成種種吃法的小點心，捲皮，加油，包餡；甜食的花樣更多，各種水果變成精汁，牛乳，糖，香料如何調製。分開幾分，發酵按時間去辦。你們不要以爲那是很容易的事，眞講究起來也頗費手。譬如中國菜肴是分許多種類與許多地方的樣子嗎？

生火是分燒瓦斯與煤炭兩部，許多穿白衣，戴白高帽的青年在熊熊的爐火旁邊燒飯，如不是有人說明，想不到這是在一所學校之中。

當我們看到做甜食的一部，有個學生只是用手指將餡子動了一下，這位教務

長立刻予以糾正。雖是小事，可見他們的認眞。

每個學生每學期交學費二鎊，一年三學期共六鎊。這個數目，在國內等於大學生的一年的學費，然而比例起來在英國的中等學校中算是繳費很輕的了。至於正式大學生，一年的學費都是幾十鎊呢。

學生入學的年紀以十四五歲爲標準，但稍大者亦可。其掌廚部的課目烹飪實習十七點，烹飪理論四點，英文五點，算術三點，法文五點，物理實驗兩點，（皆每週的數目。）從禮拜一到禮拜五早九點至午五點半，除去午飯的一小時外，皆有功課。

第二部是飯店訓練班，兩年畢業。學生年齡的限制與掌廚班一樣。功課是侍者實習十二點，食單理論五點，烹飪兩點，英文與商業地理三點，會計兩點，簿記兩點，法文五點，西班牙與德文兩點半，物理實驗兩點半，（每禮拜的數目。）上課時間與第一部同。

這學校中的兩部分很盡力用現代的設備。有貯藏室，肉類室，兩個廚房[illegible]

發酵室，食物室與用具儲藏庫，體操場與學生食堂，還有沐浴室，與分類的各庫，有公共食堂，是預備全學院中的職教員學生與外來人吃飯用的。第一年級的學生即以此為實習地。

除卻正式學生之外，還有專為成年婦女們設的日班，授以烹飪的相當知識，可任家庭中的此項事務。另有旅館掌廚班，全在下午兩點到五點半，每學期收費一鎊。學生卒業後持有學校證書，易於謀到相當的職業。

夜班是為成年男女補習烹飪而設的，每晚六點到八點。十二個禮拜作一學期。所授課程學生可隨意選習，三學期卒業。

連正班學生合算在內，入校不須筆試，但須先經校長審查合格許可後方能入校。

有人看到此處，當然要說，這不是奴隸養成所嗎？那麼，我們也可開辦黃包車夫訓練班，倒垃圾的實習所了。這不明明是教導孩子去服侍人？講甚麼人類平等與打

破階級觀念！——是的，我起初也這樣想：廚子不過做菜還可以說得過去，至於訓練好好的小孩子怎樣送盤，推杯，要酒，要菜，西方人之無聊，會享清福，資本勢力下的花樣實在夠瞧，但又一想，每個人在社會中若不能自己勤勞，一切織布，做鞋那樣事不需別人幫忙？橫豎無論甚麼樣的人必須互助，在社會中方能站得住。自然，吃飯要人伺候與人類平等的觀念似是說不過去，然而如果一天達不到人類的眞正平等，社會上如何能夠立時廢除這種畸形的制度？

西洋對於這類職業並不認爲都是賤役。自然嘍，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不及官吏，大學教授，新聞記者，律師，醫生，然而在這多難的人類社會中向那裏去找，去搶，去用許多金錢弄到那些好地位？他們認爲出勞力與手藝謀生，是憑自己的天賦力量與技能找職業，並非是專給闊人們尋開心，當奴隸。「作工，」這個意義恰等於國內時髦名詞叫做「工作，」絕不是「小人者役於人」的解釋。談到這裏，我有點附帶說明。就當我與友人下了公共汽車往這所學院去的時候，路不熟，向街頭的一位巷

工人問路。承他好意領導了我們一程，道中他對我們說：「現在是失業了，」很牢騷，同時他從衣袋中將工人救濟會發給他的維持生活費的憑單給我們看，並且指着其中的印花說：每禮拜他可持此支幾個先令，不過他的希望並不在此。因爲一天無工可作，收入是當然少些，這麼閑着力氣，支維持費，他殊不高興。這是如何不同的觀念！如在國內怕不是如此吧？又類如理髮匠，中國向來是認爲不是高等的職業，然而在英倫——不止此處——卻認爲是比較好的職業。飯館侍者就名義上事實上講，自然是替別人服務的；不過他們卻不以爲是沒出息，奴隸的職業。現在還沒有社會組織的根本改革，西方東方都一樣還是有不平等的人類生活。如果說凡是這類的事情完全不要，我們要有我們的最高理想的社會制度，對呀，但那只是思想家或革命家去倡導去實行，無奈一時辦不到，而一般人還是得想法子吃飯，這就不能說爲一般人謀一時的生計是絕對要不得的事。何況我們就事論事，他們——西方人眼光中的大司務與侍者並不與國內的達官，貴人，少爺們的看法相同。

不必過於跑野馬了，社會制度是一個大問題，而生計困難也是現代沒曾有好解決的大事。我絕不想去替守舊的英國人作辯護，更不希望中國也來創辦這麼樣的學校。——我們需要的技術學校多呢，數上二十樣也數不到這兩種！

我只是說他們的實在情形而已。

再回到本題。

所有一切應用的材料全由校中供給，學生須自備衣服，與廚房中各人用的小器具。午飯三器，學生吃一頓只付銅板三枚，這在倫敦是不可能的賤價。如在外面，三個銅板只可買兩個麵包而已。物理實習他們以為是重要課目之一，學生須自備抽水筒，實習用的衣服。

學校中有游泳池與遊戲場，平日專供學生用的，夏天遊客去者亦可允用。

清潔與秩序都令人十分讚美。類如冷藏室，洗濯室，化驗室，無不俱備。其物理實習室的外面玻璃廚中羅列着許多小瓶，內裏分類盛着廚房用的材料：如胡椒，芥末，

麵類，香料等，以備學生辨識與化驗。其教室（專指教理論課目的）也與各大學的教室一樣，並不寒傖。

自然這等學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物，然而中國倒還沒有完全走上英國的資本主義的階段，而貴賤、高低的觀念在社會中比英國的社會利害得多。不見「大人」們的頤指氣使，「小人」們的奴顏婢膝，「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這些士大夫的觀念至今還瀰漫於一般人的心中。

我們天天吵着要平等，要自由，這糢糊難於解答的名詞使人人憧憬，想望，而現社會的情況卻一天天與之相反。就階級觀念一端而言，我敢確說中國社會比英國社會重得多。

看過這個學院的一部分之後，使我想到英國人處處科學化的精神，一方又想着這苦難的人類社會，失業易而謀業難，未來的改革究竟要走那一條大道？

我沒有這點希望，希望中國也摹仿人家辦此等迂闊可笑（就中國說）的學

校，然而要用物質建設救中國，卻需要專門的技術人材。只有高深技術的理論家談理析思是不成的；治水，造房，修路，製造種種物品，有科學的腦筋，熟練的手藝，方能措置裕如。中國人長於空想，短於實驗，是的，我也是這樣人羣中的一個。但無論如何，將來的中國變到那一步，這等人材的需要卻是事實。現代機器與人生簡直是分不開，無論你是如何不高興牠，事實擺在眼前，那能容你不管。所以科學化，科學的精神與科學的設備，在學校中，尤爲重要。——自然我們還不需要這樣做飯的學校。

這所學校的制度如何另是一端，單講其設備與辦法，所謂科學化，實可當之無愧。做一種小點心要從材料上作化學的試驗，用瓦斯爐須研究物理的功能，從小事做起，從細處用思，不怕麻煩，不以爲不足道，正與中國人好大喜功，清談闊步的態度相反。

這是參觀過這特別學校的一點感想，下一次我有另一個題目，是工人與建築術。

# 工人與建築師

到了北克來翰姆的汽車站，與東勃勒司頓火車站，這所學校很容易找到。看那所鐵柵門並不堂皇偉大，裏面可包含了將近一百個課堂與實習的廠子，佔了好大的面積。

你如果不到課堂中去，那麼你會覺得到了一所完全的大建築工廠。石工，鐵工，木工，塑造工，磚工，各種機械與各種材料，滿屋滿地堆積起來，機輪的飛轉，電火的閃耀，無論是教師與學生，都穿着工人的衣服，手指上沾有各樣的色彩，臉上的汗珠時時下滴，而他們卻興高采烈地去做各人應做的工作。

這便是倫敦市政府創辦了三十年的建築學校，School of Building。

一個人的生活過於平板，便容易感到枯燥無味。學校是社會生活之一，在其中的全是青年人，如果只是刻板式的教導功課，即使教員怎樣熱心善誘，而學生除去記憶冥想外少有活動的餘地，他們活潑的精力絕不是幾本書本可以範圍得住的，這樣便生出種種弊端，而同時也減少他們的工作的效率。常見我們的中學生不是被功課累得頭痛，眼昏，便是終日如跑野馬似的「張脈僨興」把應學習的知識丟在一邊，自去尋青年興趣的滿足。「過猶不及」是中國一切事最普遍的情形，在學校中尤甚。

這所倫敦市立的建築學校不必論其設備與課程之完善，即就工作與知識打成一片這一點上看，已可使人讚美。

建築學校在一九〇四年開辦。現在已成爲規模很大的專門學校了。內分初中

班，高中班，與夜班的構造工程學班，鐵筋混凝土班。現有學生二千餘人。其學校基本組織有董事會，有顧問會（專爲學校攷試而設）市政府的教育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俱爲該校董事。校長之下有營造科的教務長，建築學校的教務長。木作工藝科的教務長。其教員則分屬以下各部：營造部與測量部；營造技術部；衛生科學與工程學部；構造工程學與鐵筋混凝土部；建築學與藝術部。

他們分類很詳，譬如營造與建築學，技術與藝術，都有各別的意義與其目的。該校創辦之目的在訓練青年人，使有建築師，測量師，構造工程師，鐵筋混凝土工程師，與衛生工程師之資格。對於成人則授以各種工程大意，使易於就營造實業的各種職業。

初中部招收十三至十四歲的學童，限制頗嚴，如過此年齡請求入校，須經校長特爲許可。第一年並不分科，其課程爲英文——語法，文學，作文，——實業與社會史，經濟地理，算術與營造推算，幾何，科學，（實驗機器，物理，化學，與營造材料技術的特

別參攷，）營造的結構，（與工廠實習，）建築學與營造史。

初中第二三年除去繼續學習一年級原有功課外，卻分為兩個主要部分：

（一）技術課程，分為磚匠，木匠，石匠，畫工與裝飾工，塑工，鉛匠，與切木機工的各種規定。

（二）預備願到建築師，營造師，構造工程師，測量師等的事務所中去作事的普通訓練的課程。

學生打算將來願就那種事，須先自決定。學技術課程須多費時間往選定的技術工廠中實習，學普通課程的學生須在各種職業中受相當訓練，建築學的繪畫與地面測量亦包括在內。

上課時間，每天上午九點半到十二點半，下午兩點到五點。

住倫敦市的學生一學期付學費一鎊半，一年四鎊半。

對學生無故缺課限制甚嚴，一天以外的缺課，第二天即予以警告。

高中部則課程較深，更專門化，預備學生由此出身可有建築師，測量師等等的資格。因爲近代建築日有進步，有種種新材料的利用，如果青年人要從這種學科裏求得職業，非有完全的研究與實地經驗不爲功。所以他們的高中學生要學習普通營造學的專科，與實習營造工廠的行政法，營造技術的原理與實習。諸種課目有相當的研究後，方有作建築師測量師的可能。

學生年齡以滿十六歲，有相當的第一級學校試驗標準者方可。

學生在這三年中很不容易度過，說是高中，比起我們的專門土木工程學校程度上也許高出。

高中三年的基本課程如下表。

第一年

會計與簿記。 繪圖學的綱要。（包括自由畫與裝飾畫） 建築與營造史。 營造結構學。 營造科學（物理與化學）。 營造科學（機器）。 營造幾何學。 地面測量（應用算術與野外工

作）算術。工廠授業。

第二年 本年各種課程學生可依其選擇職業之標準選修。

會記與簿記（營造師用的）建築學的繪畫與圖案（建築師用的。）建築學史。營造結構學。營造科學（材料）營造科學（機器。）營造幾何學。地面測量。算術。透視學。結構圖案的原理。定量測量。鐵筋混凝土。結構圖案與精細繪圖。工廠授業。

第三年 學生由下列課程選修。

建築畫與精細繪圖（建築師用）營造師的估價（費用與分析。）營造結構學。營造的準備組織與管理。營造規則。營造科學（算術。）營造科學（機器。）營造幾何學。增熱法與換氣法。算術。透視學。定量測量（詳密計算與估價）鐵筋混凝土（圖案與結構。）衛生工程學。結構圖案與精細繪圖（鋼骨。）工廠授業。

上課時間與初中部同。

學費是全年十五鎊，每學期五鎊。

每個學生於早上上課十分鐘以前必須到校，準備這一天工作的各種事。圖爲

在這所學校中不止是拿一本書入課堂便算完事。

以上將初高中的課程敍述得較爲詳細，因這裏全是知識的訓練，故學科要一一列出，方能使我們知道他們爲何要養成建築上的實用人材。

我隨着他們的一位主任先到兩部的課堂去看，每位教師都很樂意地將學生的成績拿出來。但可惜我這門外漢對於營造圖畫與機械繪圖一點不懂，看見人家的精密比例的線條，塡色，投影等等製作品，只有瞪目而已。不但是結構上的繪畫，其更精密的部分將甚麼式的屋子的內形完全畫出，如牆壁的色彩，布置的條理，窗子是甚麼樣，穹門是甚麼樣，十分精細，如中國的靑綠山水畫似的使人一目了然。有幾個課堂全在學幾何，算術，可見他們對於建築的基本科學的重視。

各個小工廠很多，有修鉛管的，修鐵器的，鋸木的，一概利用機器。大塊木頭，很粗糙的平面，放在磨光的機器中一分鐘便旋成光滑。接鉛管則利用電力，學生著圍裙，帶皮手套，在鉛管上細看電火的燒度。他們一面勞力，一面用心，汗珠滿臉，卻不感疲

之。最有趣的是塑形工廠，將近代建築的種種裝飾品，如柱頭，窗上，牆角等的石灰石膏質的有各種花樣的模型都分類用模子造出，加以修正。許多立體建築的小型，如高而直的窗子，圓的牆壁，如玩具似的排列在大木桌上。教師是滿手泥汚，與學生共同工作。還有專作練習疊磚的房子，全是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如同泥瓦匠一樣，拿了砌刀，塗上泥灰，將磚頭一一疊成若干式樣。石工的一部則將石頭用化學的方法變上各種明麗的色彩，這並非是容易的事。

校中有幾個木棚，天花板，石壁，與許多木器，全由學生造成。學生不是用手工作，便是用腦思索，沒有時間白消費。而且有各別興趣引誘着，也自然閑不住。

總之，這裏是體力與心力的勞動合一，工人與建築師也看不出一點分別。

除工廠與課堂外有圖書館，化驗室，休息室等，應有盡有。一切材料全由校中供給。學生在高中時各依其興趣擇課修習，除學費外一概不另交費。

沒有過二十歲的青年，然而他們比起我們來是已經嘗試到實在科學的興趣，與有用的知識。他們熟棟地轉運各種機器，他們能分析建築上的各種材料的性質，他們有適用的算學的練習，與理化的實驗——他們能了解物質與人生的重要關係，他們的腦與手能爲人類造出安適的居室而合乎科學的精神與衞生的方法。

我們談文化，談科學的方法，卻只能「袖手旁觀，」豈不慚愧！

我們的青年讀死書，記些歷史上的陳舊事，以及甚麼甚麼的人生，主義，腦子中裝滿了名詞，卻少有人作科學上的實地工作，比較起來，我們不還是在那老圈子中實行科舉式的教育，與新八股的課程！

此校亦有夜班與各種獎學金的辦法，茲不詳記。

# 山湖（阿鬱尼安原作）

我們拒絕用自動車往[illegible]裏去，司機者却因此動氣了。他喊道：「我的這輛車能走最窄的路呀！」

我們說：「那是毫無疑問的，不過這不是要點。設若你往高喀卡湖（Lake Go-kcha）你一定要騎馬去。那是兩千年前阿拉伯人發見這湖的法子，我們也用這個法子去。」

阿美尼亞（Armenia）是常以快足馬馳名的。古代的阿美尼亞用美麗的牡馬進貢於波斯人。我們記起在馬戲場中我們的金鬃牝馬款段而行，十分華貴表示

她與衆不同。她甚至會賣弄風情——這些阿美尼亞的馬子眞曉得牠們的價値！

被遺棄的自動車在我們後面吼叫——是告別呢，或是發怒？

道中的風不停地往山上吹。我們覺得像是爬上了一個巨太無比的拔塞螺旋，在我們下面擴展開的，是嵌入鄉野的寬闊的空間。

我們的引導人，——大衛・阿坦美安——是戴着尖頂羊皮小帽的短個子。他六十九歲了，然而坐在馬背上如同一個青年的勇士。爲甚麼不是呢？六十年以前他頭一次爬上馬背，從此以後只有餘點工夫睡覺的時候他纔不騎馬呢。而且還在馬背上吃飯。

大衛・阿坦美安——是獵人，引導人，與競技者。

在我們向拔塞螺旋的峭路上去時，遇見許多阿美尼亞的山居人。他們都戴着一律的尖頂羊皮帽，穿着一律的粗糙而揉折的皮靴，一律的長喬踏衣 (Chokhi) 與大高加索的山居人穿的曲耳略司吉 (Cherkeski 民族的服裝) 相似。

他們的馬匹其美麗與華耀與我們騎的一樣。在馬匹旁邊有一大羣鬆毛的畜類跑着，是熊？熊能這麼多嗎？

但大衛·阿坦美安解說那羣東西只是些狗，——著名的阿美尼亞的「羊狗」——牠們是溫馴的毛髮蓬鬆的畜類，乍看去與熊沒有甚麼分別。從牠們的鬆毛口鼻部之下明閃着眼睛，在牠們主人的馬子一旁步行時，牠們是溫良而和善，但在執行職務像牧羊人時——多利害！

阿美尼亞的羊狗是極著名的羊羣保護者，在勞里的深密森林中在許多美好的阿來坪的牧場中，有許多的狼與狗熊，但是鬆毛的阿美尼亞羊狗却能與之爲敵。

你們會看見過巴比倫與耐徵哈毀殘物的浮雕？而且你們記得在那些行獵光景中畫出的太鬆毛狗嗎？這些靠我們走的山羊狗似乎是從古代浮雕中跳出來的。

我們的引導人大衛·阿坦美安與遇到的每個山居人打招呼。他完全知道他們。這些山是他的家。

我們聽着他的種種故事，被引到他的散漫的回憶中去。他用手杖指着遠在地平綫上的一個黑點。

「越過那裏是一個集合農場。」

我們在海平面的三千六百尺以上，我們開始用肩巾把我們自己包起來，因爲同時下到峽谷中異常燥熱，而高處却有瑟縮的冷感。越過那邊，是森林後面，便在一片寬廣的山谷中休息，那是一個集合農場。農場中的分子全是山中居民，戴着尖頂羊皮帽，還有從敍里亞浮離中養出的蓬毛狗。他們住在這些山中，與熊、與波斯人、土耳其人以及與帝國時俄羅斯沙皇的勝利兵抗戰，已經兩千多年了。

在山下面，自動車已經介紹過來，還是電燈電話，與比雲彩飛得還高的飛機。都在生活於此兩千年的尖頂羊皮帽居民的山中出現了。

他們在沙皇軍隊的「教化」中除掉對於帝國俄羅斯的憎恨之外一無所得。污穢、疾病與飢餓，使這些山中的種族幾於消滅。從沙皇統治此處最後八十年以來，

山中居民減少了一半。

阿坦美安說：「我們是慢慢地在這裏起來了，自從巴柴喀到我們這裏來。」

巴柴喀是一個山中居民的兒子，他離開家到城中去當一個工廠的工人，後來他又回到生長的山村，聚合起與他有點關係的老人，將集合農場，集合勞工與社會化的財產告訴他們。

起初他們是不聽巴柴喀說的，事實上反而幾乎把他謀害死。這個種族的老年人宣告過「殺死他」的判決。

不曉得怎樣巴柴喀却跑回城裏去，受傷很重。

六個月後，山中居民下到克拉凱來司城中去找着巴柴喀，並且說：「回來吧，把集合農場的事多多告訴我們。」

於是在幾個月之內山中居民建設了他們第一個的家畜牧畜的集合農場，名叫「我們的山」那裏，現在包括了山中居民的許多成績。有極大的家畜牛羊羣牧

養於周圍的牧場上，勞里乳牛在這個農場中牧養着，以勞里乳酪著名。其可重視不在瑞士的乳酪之下。

這引導人告訴我們一些關於這個集合農場的事，關於醫療的助力，——小孩子們的保護，以及山中俱樂部的種種事；他用一種生動的形容去解釋他的故事。

從路後面的轉角處有兩個人在馬背上出現。騎法漂亮，斜刺着向我們走來。一個是年輕人，臉上修刮得很乾淨。另一個是老人，鬍子黑白相攙。兩個人都穿着城中衣服——棉紗襯衣寬簷帽與草鞋。在他們旁邊快走着他們的鬈毛羊狗，祇有這些狗才證明，他們是山中人。

引導人與他們招呼。微笑着，喃喃地說了一大串和諧的阿美尼亞中的成語，我僅僅捉到一個字。

「巴柴喀。」

這就是巴柴喀嗎？是啊，就是他，他的同伴是「我們的山」集合農場的主任。棉

紗襯衣、草鞋與寬簷帽都是從農場的合作店中買來的。

捲在年輕人衣帶中的是一本書。我們看不見字但是認識封面上的畫，×××××文化已經高出羣山而且穿過森林展開牠的道路，——在海平綫四千二百尺之上。

大衞·阿坦美安，他在馬子上生活了六十年，點點他的頭很驕傲地望着那個騎馬者。

「看他們變成甚麼樣子！」

「對於你自己呢？離開你的馬子，摘下你的尖頂小帽，那不是爲你的時候嗎？」

大衞·阿坦美安沈默了一會。他微笑了，說：

「我將死，就像我活着一樣——在馬子上。現在我老了，我是一個獵人。自從我幼時到現在，我殺了不下三百隻狼，二百隻狗熊，七百隻野豬，可沒說上鹿與羚羊。……」想了想他又說：「雖然，我的兩個兄弟與我的大兒子都在集合農場裏，」

上去是往山中集合農場的路，藏在這山中心。這時，我們偶然發現塞米諾克的俄羅斯人的居留地，坐落於海平綫六千五百尺的高度上面，我們已經達到這山的絕頂了。

我們在驚奇中停住，著名的牡馬，——像是了解的——也靜立不動。

一片大海在我們的脚下。

我們的眼前擴展開一片海綠的渺茫。異常的綠與異常的青，延長遠在我們的視綫之外。在水上面——許多山。在水下面——許多山。一片在羣山中的海。……

在地圖上我這個海那是毫無用處的，因爲牠並不是海，牠是山湖中最大的一個，像阿美尼亞話叫牠做塞萬湖，或是高喀卡湖（Lake Sevan or Gokcha）。

我們從山峯上下降到塞萬湖岸。這個湖隱臥在巨大的石窩中，高出海面一千九百二十五米突。近湖的勒拉磁與許喀達葛的高頂山就像一個碗的周邊。長度七百二十五米突，寬度——三百七十五米突。而這個碗的深度是七十六米突。

曲薄苦利的居留民卽聚居於湖兩岸。在居留地的邊界上有一所小房子，住着一位老年人，滿臉皺紋，雙唇下陷。一目陝閉，那一目却是圓圓地有光與湖水碧色相映。

我們的引導人將他介紹給我們，「這是在阿美尼亞中年紀最大的一位，問他的父親祖父是誰，他要說——都是漁人。如果你將同一問題問他的祖父，他也作一樣的答復，——漁人。」

因爲幾千年來凡在此居住的都是漁人。這湖富於魚產，塞溫鱒魚甚爲著名。這裏叫作伊許哈姆。他們捉得的魚稱起來有時過十五基羅克來姆。（合三十三磅。）

在這浩渺的湖中央有一個小島，革命前，那是一所寺院的地址。

由老人的皺紋中間可以看出深刻的醜相的傷痕。我們曉得這是寺院的僧侶送給他一次小鎗彈的射擊。這件事也在他那一雙閉了的眼睛上說明了……

現今，這恐怖的囘憶却在向我們和樂地微笑中過去了。

近來漁人們在合作及勞動組合中作工作。我們遇到他們的一羣正在預備魚網與魚餌。那光景很有趣，八十歲老人與十四歲的孩子們並排着工作的極勤快。過了那裏，有個童子在一位灰髮無牙老同志的含糊說明之下寫這一天所得的數目表。他們合計他們的所得在一處大笑。

每年塞萬湖有最好的鱒魚出產量，達七百五十噸，這個數目很豐饒地被記下來。

從居民區有一條路環遶着這個寬大的湖。高舉在湖上面的山峯常是黯淡，朦朧。沒有一點點的綠斑能夠在山峯的無遮蔽的方面看得見。再往上去，——山的絕頂——覆蓋着不變的白雪被包。小小的川流從斜陂下瀉供給這湖的水量。

反過來說，塞萬湖岸在山脚下像一條極華貴的波斯毯。每個陰影與染色的種種色彩十分美麗地在這裏揉合着，恰像著名巧匠排列成由幻想來的自然的打樣。——這湖像被一位藝術家用精巧的雙手織成可愛的花圈環繞周遭……

在冬天，完全是適合體力的不同的畫圖。湖岸被雪掩蓋，那些山似乎距你格外近，片段的山峯包在層雲之中。湖面有激烈的黑暗的浪頭互相追逐，向岸上猛烈投擲。一種莊嚴，幾乎是神祕的風景畫。

但是現在，塞萬湖是平靜而清澈，一看到底。——到二十五尺深度。在那裏能看見像在搖動的巨大石塊。

你跪在那裏時候久了，這樣，向水中凝視，你會因下面奇異與迷人的風景畫而忘神，起初你似乎透過一個純綠的鏡子看見遠遠在上的世界，那個世界的本身是過着一種神秘的生活……還有海王們與不忠心的美人魚的種種故事，海洋中心的祕密與沈浸的甜蜜夢境全在此中生長。

我們的引導人跪下去，僅僅用冷冽清新的水潤潤喉嚨，掬起了一捧水在手中啜飲。

他說：「我愛喝這水，不下於住在這水中的鱒魚呢。」

湖中央，在那個大龜形的島上可以看得出古舊寺院的黑暗地側影。一所黑暗時代的黑暗建築的紀念物。

這所寺院，——一個富庶與險固的要塞——曾經有一度管領着這些山，水，魚，人民，畜類與牧場，——似乎天也在內——在牠的鐵爪之中。僧侶們住在那裏如同地主……而且如同絞刑吏。

教徒與僧侶，——有時卽是平常人犯了法——被送到此地來「懲戒。」

在塞萬湖的島子上這樣「懲戒」的方法有甚麼效率？

寺院閉了以後，在小禮拜堂之一的圓穹中發見了頭顱骨與脛骨的山堆。

這所寺院的周遭與底下的地方也曾發見過一個有重價的種種器物埋葬處。

「應在這邊的牆下面，」我們的引導人說：「我們曾找到放在那裏有九百年的一隻首飾箱！」

在九百年以前阿美尼亞王阿薛特愛塞特——意思是鐵的，——曾因阿拉伯

人的戰勝而藏身於此。這個島子是險固難攻的。

南方的人們，阿拉伯人，不能在寒冬的森林中取勝。這湖的神祕位置爲左方的羣山所掩蔽，阻擋住這些驍勇而難於戰勝的武士們，他們只得退却。

集合起他們拉出來的紅色帳幕，用各色的頭巾遮蓋住那些路，高喊着：「還是個險固難攻的島！」

今天當我們坐在速度很快與舒服的汽油艇上橫度此湖，那是多自然，而且絕不像有這些聲音的呀！

但是這位鐵王遺留下些寶物藏在島上。難道他還預備重行回來嗎？

不止是亞拉伯人從南方來作侵入者，曾有二十一個不同的民族侵入阿美尼亞，他們中最利害的是烏拉提的人民——烏拉提是迦勒底（Chaldea）之王。烏拉提在那時統治了全東方。他的帝國幾乎將全中央亞細亞包括在內。自從將不能戰勝的敍里亞成了他的屬國之後，他十分驕傲。

還是二十七世紀以前的事，——而且越過這時間的，懸隔那似是不可能的，——而在這個國家中還是將二千七百年前迦勒底人凶暴的入寇事堆集起來談之津津，就是甚至現在我們的引導人大衛·阿坦美安還能把那時的種種故事與傳說見告。

「來，越過這裏，」我們的引導人發現了，「這裏是一封公開的信，那位王給你們的。」

的的確確，我們讀了這封已等待我們三千年之久的信。

在與達克魯人居住區的湖岸，一種驕傲的銘文深刻於峭壁上面，引導人翻譯給我們聽：

「偉大的阿該許底說與迦勒底人：『我已經征服了喀卡依尼城，——那是我從伊許譎苦尼地方取過來的一塊土地——這塊土地是叫做『湖。』」

不過這封信完全不是給我們的，牠是為給新消滅的迦勒底人的！

不多久以前喀卡休尼是一個侯國，包括了塞萬湖，以後叫做克葛苦尼。關於這個侯國與迦勒底人都遺留成鱒魚的種種了，——在阿美尼亞話中最好的鱒魚即到現在還名爲「克葛苦尼。」

在羣山中附近處我們到了世界第三個最大的魚類罐頭工廠。坐落於諾爾巴耶采。這個工廠正在一種有興趣的問題上作工作——培養着有兩千萬爲人工孵卵用的小鱒魚。……

留與迦勒底的「備忘錄」不止是這篇通信的片段由往古遺傳於我們，還有別的四份「備忘錄」在湖岸上。

奇特的楔形文字把二十六世紀以前的人們的消息傳與我們，有一封「信」從蛤暇第二大王來的，在上面他記數着他戰勝了二十三個國家。……

顯見得這位大王費了他一生的工夫利用一個民族去謀害姦淫，擄掠其他的民族。而且證明了他的流血職業的驕傲。……

古時的一種傳說，確謂每一年流血的汚點是在蛤蝦第二的紀功石上出現。

在許多地方中間有一處於二千年前爲一位著名的大王所奪取，其地名愛雷安——現在阿美尼亞的都城名愛雷萬(Erivan)。

湖之中是小島，我們已提過了，但在這小島之上又有他湖，而第二湖又有另一小島。我們到那裏時當正午，人民正吃午飯。有些人却在睡午後的中覺。

一位老人在四輪馬車上睡覺。他的棕色皺紋的粗皮雙手放在烘乾的膝蓋上。他的全身姿態全簡要地在力作後得到休息的雙手上表出。

我們的大衞・阿坦美安的另一位朋友。

這老人是山中集合農場的一份子。現在在休息家庭中過他的休假日，那休息家庭卽蓋造於以前的寺院裏。

十年前這老人在森林中很可怕地由狼口中逃出來。當他的羊狗來救助時他已受了重傷。他的六十二年的生活全在山中消費了，現在——第一次——他正在

休息着……

我們的引導人，關於他知道藏寶的故事最爲得意，用他的皮靴尖掘着地而且迅速地說：

「在這裏大約也有寶物吧！」

卽時他從地上翻踢出一個泥污塗滿的銅手，「這便是這裏的寶物呀！」

我們也去掘，却毫無所得；也沒找到更多的手。這個手放在那裏有幾百年了。

在此處每一步可以得一件寶藏與古代的東西，這塊土地的每一寸以及牠的每塊石頭是浸漬着不能數計的罪惡的血痕。

地面上，爲幾十代的血痕培壅成那麼豐饒與那麼肥沃，一個新國家的基礎已經放好了。如今這許多的山，牧場，小島，河與湖，——全在造成人類快樂的一個目的上而服務。

這些人——不久以前他們還是野蠻人——現在用人與人之間的新關係造

義一種新社會，一種新經濟。

這小島是以小智利湖（Lake Gilli）自負的。湖岸造成一個風景幽美的淺灘，水色清潔而瑩澈，有一羣棕色的裸體的小孩子——跑起來像一些甲蟲——正在用沙子，木條，石頭，建築水力電台的模型。

他們現在也正願去作一些建築家，雖然他們不過六七歲的年齡。

過了那邊，我們找到一個瘦小的同伴，他是我們在渡湖時遇見的那位獨眼老人的大孫子。

一個新人正在塞萬湖上生長着！

許多的工廠，集合農場，以及勞工集合所，用着機器，電力磨托，合作方法，還有圖書館，留音機與乳酪場的「休息家庭」這些事圍繞此湖日見增長。這些人民為了生活的權利與在和平中的工作已經戰爭了多少世紀，現在終於覺得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湖，他們的和平是為他們所有了。

大衛・阿坦美安很狡譎地眯着眼睛說：「快了，快了，我們要把這個湖從山上倒瀉下來。」

他告訴一些真心學來的事如同童話一般很令人信服而有精采。假如我們最近沒會研究過「塞萬湖問題」我們不能相信這老導引人所說的童話。但是現在他所談的，我們却能想像……

「這個碗是傾側了。牠所蓄的全倒出來。塞萬湖的最大貯水池——含有十六萬匹馬力的能力——將要倒瀉於阿拉拉特峽谷中去。湖水下落的力量——十六萬匹馬力——將被利用，或一個水電力站的原動力。這是要與但尼浦勞吉（一九三二年的專家奇術的奇觀，全世界最大之水電力站。）的威力相競爭的。

十六萬匹馬子——一個最巨大的馬羣——將要裝配上許多機器去改變阿美尼亞全境的生活。新工廠與新工作將利用這個馬羣的力量在生活中出現。電光、要在山邊十分輝耀，代替了古代牧羣的火把映照。

卽現在，塞萬湖的山河，以六千八百匹馬力的壓力供給水力電站，這個水力電站建於一千九百二十六年，爲愛雷安全區服務。

近幾年中你們如果再往遊阿美尼亞，塞萬湖卽在你們的足下，牠的水落力量要把新生活灌注於全境之中。

「以後我要成爲一個受敎育的人了」大衛・阿坦美安嚴肅地勝利般地在說。

起初我們不明白水力電站的威力與這個老年山居人識字的事有何關係，但是這位老人解釋道：

「在這個水力電站建造之前，全愛雷安境內居民百分之八十五是文盲，而兒童死亡率至於百分之六十數的高度。但自從一九二六年這些數目表已完全變了，如今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文盲，兒童死亡率降至百分之十二。這水能驅逐着許多機器，也驅逐着文化向前發展。」

是呀，大衛・阿坦美安——你完全對了！我們的馬子在岸上等待着，他們再一次很華貴地款段而行與賣弄風姿像在馬戲場中，載着我們直上這羊腸小徑的絕頂，重復下降到下面花卉叢開的峽谷。

當我們走下這拔塞螺旋的峭路，但是我們却忘不了那十分像大海的深碧色的湖水。

六十多歲的大衛・阿坦美安在路上給我們唱歌，他的歌聲如同一個有清亮高嗓子的二十歲人的發音。在一定距離內能夠想到有位纖細美麗的阿美尼亞姑娘在羣山之中曼歌。

然而那是多末悲傷的調子！充滿了憂愁苦痛，喟歎與哭訴，在歌聲中聽得出這塊切斷的，沈潰於血痕中的地方全部過去歷史的回響——這是由多少世紀以來所受的恥辱。

老人唱着，他的眼合起來。以後突然睜開了，他大笑道：

「當睜開眼睛去看的時候，」他驕傲地指着周圍解釋道：「眼看的時候——

便不當心去唱我們的古老的歌曲！」

我們下降時，扯開我們的肩巾，氣候漸漸地暖了。

## 「古剎」

——姑蘇遊痕之一

離開滄浪亭，穿過幾條小街，我的皮鞋踏在小圓石子碎砌的鋪道上總覺得不適意；蘇州城內只宜於穿軟底鞋或草履，硬幫幫地鞋底踏上去不但脚趾生痛，而且也感到心理上的不調和。

陰沈沈地天氣又像要落雨。滄浪亭外的彎腰垂柳與別的雜樹交織成一層濃綠色的柔幕，已彷彿到了盛夏。可是水池中的小荷葉還沒露面。石橋上有幾個坐談的黃包車夫並不忙於找顧客，蕭閑地數着水上的遊魚。一路走去我念念不忘浮生

六記裏沈三白夫婦夜深偷遊此亭的風味對於曾在這兒做「名山」文章的蘇子美反而濇然。現在這幽靜的園亭到深夜是不許人去了，裏面有一所美術專門學校。固然荒園利用而使這名勝地與「美術」兩字牽合在一起也可使遊人有一點點淡漠的好感，然而蘇州不少大園子一定找到這兒設學校各室裏高懸着整整齊齊的畫片，攝影，手工作品，出出進進的是穿制服的學生，即便不煞風景，而遊人可也不能隨意留連。

在這殘春時那土山的亭子旁邊，一樹碧桃還綴着淡紅的繁英，花瓣靜靜地貼在泥苔濕潤的土石上。園子太空闊了，外來的遊客極少。在另一院落中兩株山茶花快然盡了，宛轉的鳥音從葉子中間送出來，我離開時回望了幾次。

陶君導引我到了城東南角上的孔廟，從頹垣的入口處走進去。綠樹叢中我們只遇見一個擔糞便桶的挑夫。廟外是一大個毀壞的園子，地上滿種着青菜，一條小路逶迤地通到廟門首，這眞是「荒墟」了。

石碑半臥在剝落了顏色的紅牆根下，大字深刻的甚麼訓戒話也滿長了苔蘚。進去，不像森林也不像花園，遊生的碧草與這城裏少見的柏樹，一道石橋得當心腳步！又一重門，是直走向大成殿的，關起來，我們便從旁邊先賢祠，名宦祠的側門穿過。破門上貼着一張告示，意思是崇奉孔子聖地，不得到此損毀東西，與禁止看守的廟役貸與雜人住居等話。（記不淸了，大意如此。）披着雜草，樹枝，又進一重門，到了兩廡。木欄欄都沒了，空洞的廊下只有鳥糞，土蘚。正殿上的朱門半闔，我剛剛邁進一隻腳，一股臭味悶住呼吸，後面的陶君急急地道：

「不要進去，裏面的蝙蝠太多了，氣味難聞得很！」

果然，一陣拍拍的飛聲，樑棟上有許多小灰色動物在陰暗中自營生活。木龕裏「至聖先師」的神位孤獨地在大殿正中享受潮濕的氣息。好大的殿堂，此外一無所有。石階上，螞蟻，小蟲在鳥糞堆中跑來跑去，細草由磚縫中向上生長，兩行古柏蒼幹皴皮，沈默地對立。

立在圯頹的廡下，想像多少年來，每逢丁祭的時日，蹡蹡蹌蹌，拜跪，鞠躬，老少先生們都戴上一份嚴重的面具。聽着仿古音樂的奏弄，宗教儀式的宰牲，和血，燃起乾枝「庭燎」他們總想由這點崇敬，由這點祈求：國泰，民安，……至於士大夫幻夢的追逐，香煙中似聞着「朱紫貴」的花朵。縱然土，草，木，石的簡單音輸彷彿真的是「金聲玉振。」也許因此他們會有一點點「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想法？但現在呢？不管怎樣在倡導尊孔讀經，只就這偌大古舊的城圈中「至聖先師」的廟殿看來，荒蕪，蔓草，真變做「空山古剎。」偶來的遊人對於這闊大而荒涼破敗的建築物有何感動？

何況所謂萊州向來是士大夫的出產地：明末的黨社人物，與清代的狀元，宰相，固有多少不同，然而屬於尊孔讀經的生活却是一樣，現在呢？……仕宦階級與田主身分同做了時代的沒落者？

所以巍峨的孔廟變成了「空山古剎」並不希奇，你任管到那個城中看看，差

不了多少。

雖然尊孔讀經，還在口舌中文字上叫得响亮，寫得分明。

我們從西面又轉到甚麼范公祠，白公祠，那些沒了門扇缺了窗櫺的矮屋子旁邊，看見幾個工人正在葺補塌落的外垣。這不是大規模科學化的建造摩天樓，小孩子慢步挑着磚，灰，年老人吸着旱煙筒那態度與工作的疎散，正與剝落得不像紅色的泥圬牆的顏色相調合。

我們在大門外的草叢中立了一會，很悅耳地也還有幾聲鳥鳴，微微絲雨灑到身上，頗感到春寒的料峭。

雨中，我們離開了這所「古剎。」

一九三六，四月末旬。

# 清話

——話舊叢談之二

幸存寶主人我可有舒適的眼食。每日遊罷歸來，泡一杯清苦的香茗，夜雨淒清中與陶君雜話。不定說到那兒去，文藝，風俗，人情，世事的糾纏，都是談料。主人安閑和平的心情正如這小簃室中所掛的狄平子的字幅一樣，在圓潤中藏有他獨立的鋒芒，在平穩後而有他的骨力。講到現代人的字，我頂愛狄氏的字法，——如果將中國字作為藝術品而還不要加以鑑賞便是落伍的罪名時。——既沒有江湖派的戾氣，獷野氣，又絕非規規於摹仿前人的筆法而無變化，不出奇，不使性，不矯揉造作，羅團

秀勁，每逢見他寫的字我總要細細看一回。將字比人，也就是陶君的眞實態度，圓緩太穩重點，然而藹然可親，言笑皆從肺腑中向外發，不退縮也不僨興，外圓而內方。如果見過狄平子的墨筆而又與陶君相熟的人可以說我用書法作比並無不妥。

就是陶君的家庭亦有他的凝合點，安和閑靜，在那所小小的略仿西式的房子中，可以半天聽不到一點聲響。與大街隔的遠，又是隔巷，人力車兩輛便不能並行，眞是「門無車馬喧」的境界。如果住在鄉村中此境並非難得，但在從前久已稱爲紙迷金醉的蘇州城裏能找到這個靜僻的地方，陶君可謂善於擇地。屋係去秋所建，一連四大間，每間前後用木槅分開又可作兩小間，三面走廊：可以閑坐，可以羅列盆花，可以讀書，可作小孩們雨天的嬉遊地。

院子中沒有大樹不免美中不足，因爲新毀的地基，原來的百年喬木都被伐作柴薪，所以獨有新栽的一顆碧桃在小魚缸旁邊開着笑臉。蘇州城裏城外像這類桃花到處都是，但在尙沒有其他花木的小院中倒分外顯出牠的美麗的姿態。比人高

出有限，淺紫色的柔梗上貼着尖窄鋸葉，花是深紅淺白相間的同一朵上有兩種顏色，這是碧桃的變種，在北方也不少。不過那麼細的樹幹，枝頭上却已開了幾十朵的花，雖當春末，仍留下嬌艷的風姿，微風搖曳，花光斜趨，如同早婚的小婦人提抱着嬰孩，却不會減少了她的青春的光澤。兩君夫婦對花草頗爲愛護，飯後時時視察，十一歲頂小的男孩放學歸來也參加鋤土除草的工作。

有一天快黃昏了，忽然有人敲門，原來兩個工人送進一顆高大的藤蘿，老幹已有玻璃盃口的粗細，帶了幾條嫩枝。於是兩君夫人忙着照呼，命他們栽在大門的左側。她一面看着工人如何控土鋪栽，一面對我說

「蘇州有許多園子蕪廢了，主人家沒飯吃，只好將土地出賣。園中的花木自然有幾好的，可惜老的老了，移栽不活，栽大的連樹頭帶着差不多送不進大門。上月有日家賣十顆綠梅，好得很，年歲太大了，並值不了多少錢，但是我們沒法將他搬到門內，後來大概是砍掉了。蘇家都放賣遺芳，顧不得這些，眞可惜！」

據蔣陶君也說：「這幾年由上海來作寓公的太多了。都市的經濟力恰好打在舊日沒落的地主紳士人家的身上，他們守着祖上遺留下的田地，租稅既重，佃農也無力繳租，那一班好吃愛玩的少爺們架子丟不下，用費省不了，可是兩手空了用甚麼來應付一切？結果只有出賣田地房屋。鄉間的地不值錢，少人要，獨有城中的舊房空地，茶園子，倒容易出脫。你不見，一帶一帶的上海弄堂式的房子，洋樓式的新建築也在蘇州城裏出現了。近幾年的事，……當年，那些顯官或是流寓吳下鉅公們的園林居室，大半都改造成灰泥紅磚的建築物……」

不錯，蘇州距上海南京都不遠，地點適中，風景還好，而到處又有軟性的享樂，小吃品特別著名，風俗還是舊日的存留，一般有錢有勢的人很歡喜在這兒找地方作退休地，好吃好玩，清靜中不缺乏普通西洋化的物質享受，到城市外儘多可以遊談遣日的地方，無怪城裏的新房子日見加多。

陶君的母親快七十歲了，走路言談都十分健朗，只是有點重聽，好在這位老人

一個普通話講不來，我的蘇白也蹩腳得很，除掉飯時照應一兩句話之外用不到談甚麼。在過去陶君四十歲以外的人倘有老母，而且那樣健康，時時使我回想到我的故去的母親！為家境，為我與姊妹們這一羣早喪父的兒女，勞苦一生，剛五十六歲便沒法延長她的在窮困中感傷的生命……於今，每見到陶君這樣的家庭，不禁低頭自歎，人情於世間的維繫，母子之愛是最純真的天性，尤其我，一切的教養全是母親的力量，往日回思，那能無「寸草春暉」之感！

記得十幾歲時看那方孝孺的慈竹軒記，開頭那一段小舟冬行的描寫，與望見岸上叢竹，登岸訪友，（即慈竹軒的主人）拜見他的老母……文字是那樣從容溫穆，着語無多，感人深至。直到多少年後，我還是憧憬着那篇文字的真美，忘不了讀時所受的感動。但近來國文選本中曾未見到有這篇文字。

在陶君家中，每一次與他的母親一桌吃飯，恍惚間便記起當年所讀的慈竹軒記。

我住在陶君客室內木槅後的一間屋裏，晚上睡得頗早。陶君是生活上很有規律的人，早眠早起他不作深夜的寫讀工作。但那些日子雨偏多，江南的黃梅雨季雖還沒到，而殘春之夜的淒風，苦雨，不知怎的，每晚上我躺在床上總要過一小時方能入夢。窗子上的「雨打」時時響動，牆邊的簷溜也不住的淅淅瀝瀝，「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回憶着這兩年來的生活，遙思微感毫無端緒地紛然襲來。也知道何苦如此，但四時盛衰正代表着人間的繁榮頹落，自然的變化能使一個人聯想到許多事，欲罷不能。

在陶君家中吃過美味的魚，與由白馬湖來的青菜，澀中略帶苦味。每晨為了我這遠來的客人，給預備蓮子羹，或別的食品，類此瑣瑣記述，正見出一個家庭優待來客的精細。

陶君前後十幾年的上海生活使他厭倦了，由去年秋天搬回他的故鄉。無論在家庭經濟上，小孩子讀書上打算，都為合適，即就個人作文學的創作起見，也清靜多

了。上海固然是生活爭鬥的大都市，難道不在上海便是逃出爭鬥漩渦？上海要花錢：爭，要花樣，但那是一個巨大的冶爐，她可把你鍛成精鋼也可把你燒成廢鐵……陶君雖在蘇州，每月仍然往上海發文料理他的文學事務，這樣精神上容易得到調劑，並不是選錯的隱居。

有一晚上經意中談到文章的作法，他說「我現在力求潔，力求簡當，多餘的字，多餘的句完全不要。所以寫不出長文來。想給讀者容易明了，給自己文字上一種鍛鍊，以簡潔短便為準則。」

「這是你的」，我插嘴著，「我的回答：「不過近來更覺困難。你們可以辦到「文請如冰」的地步，無論字句得當，斷說，我便不成。無論如何簡寫不到這個地步，也許個性使然。不過我認為完全敘述的，或不多用描寫的文學應該如此，但有時我覺得未不可看輕豐富的刻劃，只要是有益，多點似也無妨？」

陶君點點頭道「自然也有這個道理，如果刻劃豐富還能不惹人厭，倒也要哈。」

怕的是着力於此囑咐過度罷了」

又談及文言中的許多成語，到現在仍然在白話文中常常應用，一時沒有甚多的代替字，例如「參差，」「錯落，」「寂寞」等等。我又舉出一個例子，譬如形容乘閑走步用的「蹀躞，」這太古

陶君用手在空中搖着，「用不得，用不得，『蹀躞』用不得！」

我也笑了。



文學小叢刊

第二集

# 遊痕


＊定價國幣二元＊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桂一版

著作者　王統照

編輯者　巴金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福隆街
重慶沙坪壩新六十五號

印刷者　桂林大成印書館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書字第〇一二三號



2.00